

加拿大安省议员：活摘器官是最残暴的恶行

【明慧网】中共强行摘取人体器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二零一二年十月份，有一百零六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要求国务院作出行动。加拿大安省两名省议员就为此接受了采访，强烈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二零一二年五月，美国国务院在公布的二零一一年年度人权状况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到中国器官移植、以及媒体和人权团体持续不断报告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案例；九月份，这个话题被拿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讨论；十月份，一百零六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要求国务院公开所掌握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安省保守党议员麦克拉伦 (Jack MacLaren) 说，中国有六百个医院及机构从事器官移植，数万法轮功学员被抓后失去了踪



加拿大安省议员麦克拉伦 (右) 和辛格 (左) 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希望中国人能获得自由与人权保障

迹。“我们相信，他们因为被活摘器官而死亡。”

“如果你需要器官移植，并想去中国做移植手术的话，你接受的器官很可能不止值十几万元，还搭上了一个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的生命。”他说，“知道移植的器官来自被强行摘取器官而死亡的人，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可怕的。”

对于中共强摘器官的暴行，安省新民主党议员辛格 (Jagmeet Singh) 说：“我认为这是最残暴的践踏人权恶行之一，因为它不

但剥夺人的自由、生命，还摘取别人宝贵的、赖以生存的器官。这可能是最严重，最暴力的人权践踏。”

他说：“作为地球村的一员，我认为世上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站出来为任何人遇到的不公发声。”

辛格称，如果移植的器官来自不情愿的人，加拿大人会认为有道德问题。“如果他们确实知道，移植用的器官是被强行摘取得到的，我想人们会认为这是个严重问题。”

本身也是律师的辛格说，如果知道有人或公司涉及使用了通过强行摘取得到的器官，“我认为有必要通过立法，阻止人们去做涉及强行摘取器官的事。”

他说“我们不能容许以牺牲人权的方式赚钱。不能让利益使人们对虐待他人的行为视而不见。”

两位议员都表示，相信中国人渴望人权与自由，并希望他们能如愿以偿。◇

结肠癌晚期患者生存的奇迹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我被诊断出患结肠癌晚期，被医生判了死刑。当时家里人如同晴天霹雳一般，悲痛欲绝，时常背后哭诉着说我这一辈子没吃着好的，没穿着好的，一天福没享，儿子还没成家，老天就让我得了这个病。

开始时家里人怕我承受不住打击，使病情恶化，就瞒着我。可再怎么瞒，我总觉得不大对劲。偶然的一次，我偷看到了医生的诊断书，当时真是万念俱灰，想想这一生什么苦都吃过，最后还得这么痛苦的病。那时心中真是绝望了。

二零零八年七月，我弟媳来到我家。她是炼法轮功的，这么多年吃了不少苦。她听说我患了绝症，就对我说：“大哥，你知道我炼法轮



功多年了，我的身体变化你也看到了，法轮功教人向善，强身健体，道德升华。可邪党偏偏迫害，从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世人仇视法轮功，到迫害死数千名法轮功学员，现在又被揭露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万恶不赦的罪行，邪党造下了天大的罪业，老天都要灭它。”听到这儿，我说了一句：“共产党最坏。”

弟媳又接着说：“你入过邪党团队，就是它的一分子，随它灭掉，如果诚心退出，大难来时，你就能躲过去。”我当时就想我都是要死的人了，怎样都行啊，马上答应退出邪党组织。

弟媳又告诉我，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得福报。我牢记在心，诚心敬念，以前晚上肚子疼睡不着觉，可一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肚子就不疼了，脑子也很静，全身舒服，很快就睡着了。

过了半个月，我去医院复诊，医院在异地，当时弟媳就在医院所在地陪读（她儿子要考大学），所以我就住在弟弟家。在这期间，弟媳给我看《转法轮》，让我听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音。九天下来，我感觉真是太好了。第五天检验结果出来了，医生说：太出乎意料了，原来扩散的癌细胞都没有了，肠癌由恶性转为（转下页）

700手印当事人妻子被劳教 刘书林控诉中共

(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正定县法轮功学员白淑琴,二零一二年八月七日被绑架,警察指控她呼吁700乡亲们按手印制止对法轮功学员李兰奎的无理迫害,日前将她非法劳教。白淑琴的丈夫、法轮功学员刘书林,目前被迫流离失所。这个朴实的农村家庭,如今家破人散。

刘书林曾在二零零八年被当地中共村官、警察、电视诬陷破坏铁路交通,遭到绑架、逼供。后来警方发现往铁路上放石头的真凶,是铁路内部的人干的。但中共警察不但没有赔偿刘书林的经济损失、恢复他的名誉,反而给他一张非法劳教取保候审书,还让刘书林感谢他们。中共邪恶本质真是罄竹难书。

以下是法轮功学员刘书林控诉遭中共迫害的经历:

我是河北省正定县西平乐乡法轮功学员刘书林。八月七日我的妻子白淑琴和儿子刘小宝被正定县国保大队和西平乐派出所绑架,警察指控我妻子呼吁乡亲们按手印制止对法轮功学员李兰奎的无理迫害,将她非法劳教一年零三个月。

在中国以外的人很难想象,在中国,一个人要坚持对神的信仰、坚持“真善忍”的生活态度、做一个有尊严的人、甚至哪怕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平和,竟是一件最危险的事情。下面是我的故事。

一九九七年三月,我突然出现半身不遂的病态,两腿不听使唤,在做了各种检查和治疗后,医生告诉我说,我的病无法医治。随后,我的颈椎、左臂、左手肌肉萎缩,神经疼痛,整夜睡不着觉;由于左臂肌肉萎缩,翻身时感觉心脏疼痛,我觉得生命已经有限了。

想想生我的父母都已七十多岁,膝下一双儿女尚幼——女儿十二岁,儿子才九岁,如果我现在离去,上没对父母报答养育之恩,下未把儿女养大成人,心中十分悲苦,我彻底感到了生命的绝望。

万幸的是,我遇到了法轮功。一九九八年三月,有人说炼法轮功

能治病,叫我炼功,开始我还不相信,可是他们一再劝我,出于情面,我开始学炼法轮功。炼功一星期后,我的身体有了很大好转。这时我明白了法轮功真好,是真法。

从此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坚持修炼,我的身体逐步恢复健康,至今十多年没得过病。参与家族酿造食醋的生意,本着真、善、忍的原则,我家诚实守信经营,赢得了周围百姓的信任。

一九九九年,以江泽民集团为首的中共邪党,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灭绝性迫害,我家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乱了,担忧、恐惧成了生活的常态。

二零零八年,一场无妄之灾突然降到我头上。十月二十七日,因为有人往京广线正定县东安丰村北铁路上放石头,迫使一辆列车停车,公安部、铁道部、北京铁路公安局、石家庄铁路公安处和地方公安机关出动了十几辆警车和一百多名警察来侦案。东安丰村邪党支部书记李文敏,为了讨好邪党上级,竟诬蔑在铁路上放石头的是法轮功学员,而且指明是我干的。

我到大队办公室,然后直接被带到石家庄做法律鉴定。我被带走后,大约三十名警察没有任何证件插上我家大门,把我家屋里屋外、都翻了一遍,没搜到任何作案证据,事后他们补了一张搜查证。

后来我得知,当晚正定电视台在没有任何调查基础的情况下,播放了东安丰法轮功学员往铁路上放石头、破坏铁路交通的假新闻,栽赃抹黑法轮功,欺骗广大民众。

晚上,我被关押在审讯室,医生对我进行了左腿、双脚和指纹的检查。我问警察王伟刚:“你们抓我是否因为我炼法轮功?”他说:

“不是,因为有人往铁路上放石头,上面有你的指纹和脚印。”我说:“我们师父是叫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我不仅不会放石头,见到铁路上有石头,我还会不顾个人安危搬开它。再说我并没有去铁路,哪来的指纹和脚印?”

铁路公安要抽我的血进行化

验,我不配合,他们叫四、五个犯人把我抬到审讯室,按倒在地,强行抽我的血。我当时不知道,他们已经提取了我的指纹、脚印,还要抽我的血干什么,现在知道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真让人不寒而栗。

十几天后,王维刚再三追问我,是否有人证明我当晚在干什么,我说出了证人;王伟刚对我说“我放你回去,你要如何感谢我”之类的话。

十一月十四日,王伟刚带了我村治保主任李平振和我妻子接我回家,临走时说:“我们是警察,你是炼法轮功的,如果你放回去,我们可能要丢饭碗,把你交到地方公安,就得劳教你一年。给你个取保候审书,你一年之内不能离开石家庄,随时都可以把你抓回来。”

我回家几个月后,听说往铁路上放石头的是铁路内部的人。按理说,真正放石头的人找到了,我是冤枉的,就应该赔偿经济损失、恢复名誉,在电视澄清事实。然而他们不仅没这么做,还给我一张取保候审书,还让我感谢他们。这是什么强盗逻辑?!

因我曾被陷害破坏交通在铁路看守所受尽了苦,为了不再遭受此苦,手术后我离开医院,从此开始四处流浪……(节选)◇

信仰合法 迫害犯罪

(接上页)良性,只把小腹处那一小段切掉就可以了。我很快就做了手术,手术恢复又快又好。七天拆线后,上楼和正常人差不多。

我出院后,医生嘱咐我要做四次化疗。我只化疗一次,别人化疗又吐又难受,可我化疗什么感觉也没有,也没再花那钱,再也没去化疗。我全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全都作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如今我的身体很健康,知道我的人都说:你哪像个癌症晚期的病人啊。这就是我相信法轮大法得的福报啊。我感恩大法,是大法给了我重生的机会,是大法救了我的命。我要告诉所有的人记住:“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